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二百三十  
七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六模

奴

通鑑記事本末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太子曰冒頓復有所愛關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疆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意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皆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復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關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關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三十七

遂取所愛關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怒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立臣王黃吾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散敗走已復屯陂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  
 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  
 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  
 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厚遺解氏，謂冒頓曰：兩王不  
 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祭之，冒頓  
 與王黃越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  
 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糧芻，俾兩天外，鄒從解角，直出帝出圍。  
 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  
 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  
 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  
 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代，  
 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救高  
 陽侯。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曰：敬曰：天下初定，士卒  
 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表，未可以仁義說  
 也。獨可以計。大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

水樂大典卷二百三十七

二

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婿，死  
 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斬臣也。若陛  
 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  
 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  
 能遣。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姐何前後之相  
 遠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  
 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  
 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獲之矣，有於婦，符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  
 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  
 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  
 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李  
 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  
 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  
 行是面諛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



善令大謁者張輝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匹。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畧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遣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遣使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夫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方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復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漢皇帝即不欲匈奴遠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竟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復項之。冒頓死。子稽樹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

翁主。說不欲行。漢使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通。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匈奴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漢賂之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倍做。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嘗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報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節。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上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高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若惡。則候秋熟。以駢馳蹂而稼穡耳。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故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殘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繒以奉之。是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獲猛敵。而獲田畜。不博反寇。而博畜苑。既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萬邊  
惠太子家令穎川寇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餘  
此觀之矣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太平集年記寇錯上言曰  
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人則謂大人則火利稱國戰勝之威。民氣  
百倍。故匈奴之卒。世不復。自高帝以大宛西三國於匈奴。夫民氣破傷。無  
有。雖存。今當深。西之。火。難。以。復。神。靈。不。能。一。州。詔。和。程。士。年。破。疆。其。節。起  
破。傷。之。人。以。當。東。勝。之。日。不。用。少。擊。眾。校。一。王。取。其。眾。而。法。曰。人。自。利。非  
敵。而。之。人。偏。有。勇。法。乃。時。史。之。制。乃。注。軍。也。由。此。觀。之。將。不。可。不。擇。也。臣  
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  
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鏃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  
一。太平集年記。兵法曰。夫五之者。新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  
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野野。此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大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苒  
竹蒿。草木蒙蔽。枝葉茂。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四道相伏。險阻相  
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  
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  
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鞬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  
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  
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  
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統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  
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  
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箭。弗能夫也。下馬地。關。劍。戰。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  
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倂仰之  
間耳。夫以人之危。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便利。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  
 相慕而勸往矣。且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審其水泉之味。然後營  
 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瓦物。為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  
 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  
 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  
 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  
 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遠徙。切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  
 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水糧。不可用也。  
 未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且竊意其冬來南  
 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  
 易服也。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百三十七

六

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齊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龜為隴西  
 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勅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內史。樂布  
 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  
 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杜佑通典。中  
 古匈奴。匈奴。教。問。趙。所。李。蔡。之。時。賢。趙。人。為。唐。馬。郎。中。軍。長。帝。因。問。唐。曰。  
 父老知之子。唐曰。齊。向。不。如。康。顧。李。夜。之。為。時。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造。時。  
 也。既。而。推。教。曰。聞。以。內。第。八。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大。於。外。  
 路。而。泰。之。此。非。空。言。也。且。又。言。李。攻。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黎。上。實。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其。任。而。責。成。功。故。李。故。月。得。盡。其。智。能。是  
 以。北。邊。單。于。使。來。朝。成。唐。林。而。仰。強。秦。而。上。韓。魏。當。是。時。趙。魏。侯。伯。僕。會。趙  
 王。遠。立。周。耶。開。魏。而。謀。李。故。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  
 市。租。直。以。給。士。卒。出。私。養。以。五日。一。殺。牛。以。饗。有。各。軍。七。分。人。足。以。因。奴  
 遠。近。不。遠。雲。中。之。家。當。守。一。入。而。仰。中。所。擊。之。所。殺。甚。眾。大。士。早。盡。家。人  
 起。田。中。從。軍。矣。而。人。所。出。存。終。日。力。戰。行。而。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去繩之。其實不行。史法公明。應以爲陛下法大明。實大輕。而  
太重。且雲中守尚坐工功。首虜生六級。陛下下之吏。則其將。而作之。此  
言之。陛下雖得事。故不能周也。臣誠恐。願忘釋死罪。文帝說。是日。今唐  
節。故魏尚。後以爲雲中守。而拜唐高車。騎都尉。主中尉。又拜唐車上。三年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單于立。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  
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  
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  
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廣。爲將軍。次棘門。以備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  
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  
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  
士騎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  
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棄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二年秋。與匈奴  
和親。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六年六  
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  
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  
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  
擊。有白馬。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恹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  
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孝武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諫曰。漢  
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  
遠徙。爲塞。難得而制。自古不爲。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



罷之虜以全制其敵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馮門馬邑聚兵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違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遠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教警士卒傷死中國推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隨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裝深入長路難以高功從行則迫布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遠人從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願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三十七

氣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避險阻以為其戒吾觀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愈百全必取上從恢議 西漢書韓

安國傳匈奴來請和親上曰匈奴大行王恢言人殺之遠吏皆州事遂與匈奴和親事不通款款即背約不如勿許 宋史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百戰百捷是惟為歡心遂使為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古常為其數十里中利則人為之備者以全制其敵也必危殆也故以為不如和親 華子漢子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馮門馬邑聚兵上遣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違可誘以利致之代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遣百問公卿曰王恢子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 天下同性又遠于平東遠于東韓東親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 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安軍如城者數所平城之怨七日不食天下收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二七

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地遠則收金十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上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坐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帝終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無不愛者。孝文嘗於兵之不可有。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是以為效矣。臣勿以為勿擊使。臣曰不然。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業。非故相反也。各國世異也。且高帝身被堅銳。蒙霜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能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遠境驚驚。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右謀而必就祖。終攻古古治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風。夷狄不與正刑。眼已非威不能制。強非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難服。得而之兵也。至如燕風去知收電。善牧為業。孤天狀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遠郡大發耕種。以支胡之常事。其效不相獲也。臣故曰勿擊使。臣曰不然。臣聞鳳鳥來於風。聖人固於時。昔秦項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分國十四。罷西此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設。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榆榆為塞。匈奴不敢攻。馬於河。且呼喚。然後收牧馬。夫可以獨可以威。臣曰不可以仁。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二十七

九

善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達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糧擊村且。潰之難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臣曰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銳。正治以待其亂。定合以待其勞。故接兵。覆來。伐國墮城。常坐而後。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衆。不能起。毛羽。糧擊之末。力不能入。曾。夫威之有素。惟朝之必。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以為功。彼行則追。彼行則中。彼。彼則。徐則。不至十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遠人獲也。意者有它。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使。臣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而。入也。將。單于之。訪而。之。去。遠。將。壯士。陰伏。而。以。之。備。蓄。逃。險。阻。以。為。或。吾。故。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後。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森。查。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森查乃

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  
 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  
 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  
 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  
 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  
 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  
 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能祇取辱固知  
 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追掩當斬恢行于  
 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  
 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紛紛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賴  
 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  
 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嘗漢  
 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遺車騎  
 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  
 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永樂大典卷三千三百三十七

十

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買兩  
 馬開路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誓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  
 遂得脫歸漢下教廣史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  
 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  
 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十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  
 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  
 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  
 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太平寰宇記後數年衛  
 青出雲中以西至龍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曲得胡首虜數千於是  
 漢遂取河而地 蘇州方復略故秦神荼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  
 之斗辟將造陽地以予胡言餘斗辟近胡斗地也曲入匈奴界者中有造  
 陽地將歸曰胡在今鵝川郡懷戎縣北也其後伊州并單于時軍臣之塞  
 漢使驍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龍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  
 餘級得休許北切屠皆除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  
 今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為人神之王而  
 祭之即今佛像是也遺塞其後霍去病復出龍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不





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遠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高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芟弱輓粟，起於黃腸，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軀，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

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楚，略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笑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西漢書王父傳：武帝元光元年，平衛將軍師古曰：衛古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富，容多，厭之。地上書，謂下。朝奏，容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怒切諫，以情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世不救隱患，慮危，以故愚臣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探並善用兵，善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上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饗，應劭曰：大饗，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不兵，兵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卒者，備患設取也。振，望振也。獮，音先，是反。且怒者，是德也。兵者，凶器。

# 永樂大典

## 卷二二三七

也。申者。本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得戰勝。武軍。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得不休。故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遠徙易舉。難得而制。較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敢中國。甘心匈奴。非定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募兵露屯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斷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滿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疲勞。輓粟。起於黃腸。限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此河也。輓音直。馮反。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疲耕不足於惟。舉百姓靡。故於邊。聞匈奴能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欲聚而為歡。從之如得。師古曰。得。擊也。得人之陰。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威德。攻匈奴。自滿危之。為帝不聽。遂去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三十七

十三

敬性。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數十萬人。雖有慶。軍費將倍。秦軍。適足以結怨。深。秦不足以憤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未侵。邊。荒。而。略。人。喜也。賊與。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述。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敢。怨。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射。他。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嚴。安。傳。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教。也。當。時。則。用。通。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時。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水。菜。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欲。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七。於。前。以。觀。欲。天。下。使。民。之。情。見。笑。則。頌。之。是。教。氏。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勝。民。解。不。而。傲。末。矣。末。不。可。使。得。故。措。神。者。不。憚。為。詐。帶。詭。者。參。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規。故。姦。執。沒。長。天。性。麗。珍。使。用。順。於。耳。目。故。養。夫。而。秦。樂。失。而。禮。禮。失。而。米。教。夫。而。偽。偽。米。淫。暴。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遂。利。無。



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流。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  
 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  
 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寧。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  
 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末。亦三  
 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正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德陵弱。衆暴窳。  
 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新國修完。  
 合從連衡。馳車殺擊。介冑土壤。城。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  
 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反害也。師使  
 秦峻刑罰。薄賦歛。有猛沒。責仁義。既權利。上為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為厚忠正  
 者退。法嚴令苛。謂說者衆。日間其美。意廣心遠。欲威海外。使家恬。師使  
 北攻強胡。師地進境。攻於北河。乘船。以隨其後。又使行屠。惟將樓船  
 之士。攻越。使監孫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火。糧食乏絕。越

水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三十七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播於胡。南挂  
 於越。有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自縊於道。擗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呼。陳勝吳廣舉陳武臣  
 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儂舉齊。景駒舉邯鄲。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  
 閭巷杖林。矜。應時而勃。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謀長地。進至半伯玉。張  
 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地。以至強大也。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  
 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歸羌楚。略葭州。遠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  
 城。議者笑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  
 於遠方之略。庫藏國家。非所以予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以安遠也。獨單而不解。兵休而復起。造者怨苦。遠者驚駭。非所以  
 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銳。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  
 也。夫兵久而變起。車填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數十里。列城數十。形未壞  
 制。帶中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也。譬若佩帶。謂雖小也。亦謂其  
 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中央。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魯所

以古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則履文刻。故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  
林於之用也。以遠萬世之變。則不可勝據也。徐樂傳。樂上書曰。臣聞天  
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軍。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抑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  
特乘請兵。起。故但有戡之把耳。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者也。  
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據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據輕  
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  
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憂。雖有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  
之右。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憂。有強國動兵。不得還踵  
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

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  
邊境之事。推數猶理。而觀之。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兆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情之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也。其要則使天下無土崩之憂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動兵。陛下  
遠走數。射飛鳥。於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  
聲不絕於耳。惟懼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稍憂。名何必  
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  
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得。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從  
處。每安之。實。傷。廣。舉。於。當。世。親。天。下。而。恨。四。夷。除。息。道。德。為。數。世。隆。南。面  
背。依。攝。扶。而。據。上。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國。王。不。成。其。政。足。以。安。安。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成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  
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龍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  
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  
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王  
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逐匈奴。內省耕。輸成。漕。廣。中。國。  
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皆言不便。上步。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與十

餘萬人募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  
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  
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 夏四月丙子  
封匈奴太子於單於涉安侯數月而卒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平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  
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  
糧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  
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九十餘萬人  
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  
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王十  
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  
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佗不疑登皆為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  
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

孫敖為中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  
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糧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  
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  
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及敗匈奴誘  
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  
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闕長  
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  
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  
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  
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赦自擅誅於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  
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  
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松通生霍去病去病  
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  
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孝父羅姑比再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三七

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俞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俞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徵極而取之。無遠塞軍。于從其計。是時漢北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二年三月。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園。轉戰六日。過烏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衝尉張壽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意擊之。矢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三十七

十七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天且盡。廣乃令士持蒲母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兵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驃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于首。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栗侯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焉。

驍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適去  
 驍。驍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衆。傳  
 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  
 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為列侯。益封驍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  
 無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  
 何至今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  
 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聞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  
 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  
 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  
 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  
 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乎。邊關無陛下  
 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  
 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  
 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

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特有候  
 者。到而希矣。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  
 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  
 徭。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  
 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驍騎將軍去  
 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後又數十萬人。而敢  
 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驍騎驍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驍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  
 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將都尉趙食其為  
 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  
 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  
 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  
 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  
 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

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亦縱可萬騎會。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統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獵。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遂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薄。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十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賂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塞。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驃騎將軍駢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十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圍。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自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衆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萬二千戶。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間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道。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乘。



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  
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  
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  
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  
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  
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  
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  
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馮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  
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  
懼無敢忤馮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其悼之為冢  
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緡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  
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頓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  
東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帝威

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戰天子  
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  
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還之北海上然匈  
奴亦誓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  
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  
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  
漢為質漢使揚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  
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為質無幾  
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器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  
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  
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柩原奠直數千金  
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  
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  
拜鄒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  
死子烏師盧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丘直雲中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七

右方直酒泉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問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浞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塞城障列亭西北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燠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學救畫復失所得而去 太平寰宇記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也數百里原塞障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盧胸山名)光祿塞在今新秦郡張掖縣之北也至且鞮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十一

侯立為單于且子孫切殺丁兮切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破大宛威震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驅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且殺乃曰我兒子安敢比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再走之稱)行音胡浪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路遣單于單于益驕使將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匈奴圍陵降單于乃責陵以其女妻之孤危姑單于立使立上谷其不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遣或帥將軍七萬人出五原或帥遣馬蘭切將二千與擊虜兵皆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或帥妻子至盡問之憂懼軍大亂敗或帥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單于在衛律上言或帥說後漢斬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千里匈奴軍重陷所罷極苦之單于懷任者之張落也降也罷請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煩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特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後九世之難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克國等使使來獻。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緄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關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平。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下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關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殺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燄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特降武。劔斬虞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元

二十二

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操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闕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糒，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



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使因行將軍。放出西河。與糧。都尉路博德會。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武帝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各發軍。多無驍于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畫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國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博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天傷。三創者載。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闕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歸匈奴。其言。陵軍無後救。射天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咸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越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天。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觀汗山。一旦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隙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晉後。陵使水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

數十天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夫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米。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十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奉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天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四年春正月。樓天下七科。趙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卒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關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救深入匈奴。迎李陵。救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救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關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關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婁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太始元年。匈奴且親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責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謀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孤。康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禪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高立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出。邈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瓊衙山。單于自將。



#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二二七

精兵度姑且水。而立成軍。至追邪。但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薄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元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糧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關陵侯成。姚將樓蘭尉。挾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隗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再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厨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邛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邛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邛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睦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二十七

二十五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壅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閔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遠。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關陵。侯。擊。車師。時。雖。降。其王。以遠。遠之。食道。死者。尚數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私。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父。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僮。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



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麟山。必克。卦諸將或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麟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詎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障。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謀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宜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修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太平實字記。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關。尚德義。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牲利。故利則武軍。病則為析。碎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適。多發則不堪其役。使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患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實音殖。天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在備兵休士。厚幣結和親。濟又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患。不計其興。七十萬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已來。脩好和親。所以勝遠。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賞。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先帝親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以謀服罪。功勳繁然。著於海內。歲於此所。何論七十萬一乎。夫君子所為。求廉。疑為。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國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親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置兵備。行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雁門郡。一名西陞山也。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侵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狄。使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關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漢塞之郡。為中。故嚴管。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通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故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東。西塞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阪。般塞。而亡於韓。使晉有大羊。九河而奔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會於田常。秦討以天下。於秦。秦王以六合。固於陳。涉非地利。不固。與術以守之也。今釋邊。遠。備。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晉。爭。獲。也。越。國。乘。其。荒。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情。德。無。極。其。果。則。均。政。不。危。也。善。臣。何。謀。之。故。庸。也。夫。可。以。之。車。石。無。銀。黃。丹。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十六

所和也。大夫曰。漢興已來。脩好和親。所以勝遠。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賞。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先帝親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以謀服罪。功勳繁然。著於海內。歲於此所。何論七十萬一乎。夫君子所為。求廉。疑為。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國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親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置兵備。行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雁門郡。一名西陞山也。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侵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狄。使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關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漢塞之郡。為中。故嚴管。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通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故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東。西塞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阪。般塞。而亡於韓。使晉有大羊。九河而奔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會於田常。秦討以天下。於秦。秦王以六合。固於陳。涉非地利。不固。與術以守之也。今釋邊。遠。備。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晉。爭。獲。也。越。國。乘。其。荒。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情。德。無。極。其。果。則。均。政。不。危。也。善。臣。何。謀。之。故。庸。也。夫。可。以。之。車。石。無。銀。黃。丹。

梁之師。素成而務整。無文水。據律曲。傑之制。親成而務完。易無利。練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誇耀。淫巧之制。織繡靡麗之作。事者而致。而易成。而難辨。非無難。戰長。勢戎馬。民才。家有具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莫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棄首而走。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練。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今。從。緩於。而。篤於俗。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本。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群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試。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壹。行。觀。單。于。立。孤。鹿。姑。之。子。也。謂。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宜。等。望。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司。奴。所。遮。忠。死。塞。土。傅。亦。不。肯。降。也。而。使。盜。益。希。過。其。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竊。康。之。其。後。漢。遣。鄧。騭。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獲。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後。上。書。言。違。為。匈奴。所。侵。剽。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哀。救。

#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志

重錄總校字侍郎 高 耕

學士 呂 履泰序

分校官編修 王 希烈

書寫儒士 呂 鴻端

圖點監生 殷 河

主 李維文